

雨果和朱丽叶：两万封书信里的“魅力奇遇”

维克多·雨果，法国大文豪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《九三年》和《悲惨世界》等。1832年，30岁的雨果与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·德鲁埃邂逅，并坠入爱河。朱丽叶几乎每天都要给雨果写一封情书，直到她77岁去世，50多年从未间断，共写了将近两万封的书信，近18000封信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。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。

诗歌拉近了他们的距离

1831年，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问世，书一出版便引起轰动，29岁的他声名鹊起。然而，创作带来的喜悦尚未及享受，他就跌入了痛苦的深渊——就在他专心写作时，妻子阿黛尔移情别恋了，而对方，正是自己的评论家好友。

朋友与妻子双双背叛，雨果黯然神伤。为了顾全阿黛尔的名声，雨果默默地维系着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雨果心灰意懒，心情郁闷。一次聚会上，一个耀眼的女子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台上，她舞步轻盈，顾盼生辉。

后来，雨果在诗中回顾了那个惊鸿一瞥：“满厅辉煌的灯火因她而顿时失去光辉，无数璀璨的珠玉闪耀在她的云鬓中……她周身都是闪光的火焰，欢笑的激情……”她就是演员朱丽叶，比雨果小四岁，曾在雨果创作的戏剧中出演过角色。朱丽叶风采照人，久久凝视着他，雨果却不敢靠近。

朱丽叶从小失去父母，在修道院长大，因初恋误入歧途，还有一个私生女。

靠着美貌，她周旋在富人们中间，这才有了当演员的机会。生活奢靡，债台高筑，朱丽叶游戏人生。面对出身名门、才华横溢的雨果，她自惭形秽，“你我离得多远，我对于您又是多么不协调！”

拉近他们的是诗。朱丽叶热爱诗歌，雨果的诗让她爱不释手。

一个刚刚情感受挫，一个渴望成为“一位正人君子的多情的伴侣”，他们彼此就是对方的救命稻草。在那个狂欢节的夜晚，雨果和朱丽叶迅速坠入爱河。

爱情的魔力可以抚平伤痛，在给朱丽叶的情书中，雨果说：“我出生在你的怀里，获得了幸福。”

对这从未有过的尊重和依恋，朱丽叶唯有感激：“我的爱人，你不计较我的过去而施舍给我爱情，你多么伟大而崇高啊！”

在信中，她立字为证：“唯一的一份爱——对您的爱，唯一的一份思念——对您的思念。”从此，巴黎社交界少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，朱丽叶洗净铅华，离群索居。她的世界里只有雨果，帮他抄稿，做他的第一读者，每天雷打不动地给他写情书，在每一个傍晚站在房子附近的树林前等待他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。

爱情拌着眼泪

在爱情的加持下，雨果的想象力迸发。他笔下写满了对朱丽叶的热爱与深情：“在你面前，我充满喜悦的心像火一样燃遍，因为你含着你全部的柔情凝望着我！我赞叹你容貌所特有的美，你的心思一句也不用说出口，温

柔的美梦从你的心里开头，到我的心头收尾……”

读着书信上的情话，朱丽叶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她甚至幻想着，有朝一日能成为雨果的妻子。

可是不久，阿黛尔回来了。雨果回归家庭，而朱丽叶只能对着他送的手帕默默垂泪。为了不给他造成困扰，朱丽叶几乎足不出户，她充当了他的秘书，伏在陋室的书桌前为他抄稿，无怨无悔。

1843年，雨果创作的剧本《卫戍官》上演，没想到，观众纷纷喝倒彩，他被迫中断了舞台剧的创作。

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，雨果忧虑、愤慨，朱丽叶毅然和他站在一起，她义愤填膺地指责那群捣乱的人说：“真想让他们饱尝一顿拳头，朝他们的肚子很踢几脚。”

1844年，一同走过12年后，雨果真诚地向朱丽叶告白：“我越来越爱你，我对你的爱更加温柔真挚，比过去更增加百千倍！”

在专属于他们的纪念册上，雨果继续书写爱的诗行。当朱丽叶失去唯一的女儿时，他不畏世俗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。在诗中，他安慰她：“要是我们能离开愚蠢可悲的巴黎，我们就一走了之，无论到哪片土地，随便找一个角落，只要有草木幽深……”

她的忠诚无与伦比

朱丽叶从未想过离开雨果，对于合法的婚姻，她不再奢求。他风光无限时，她默默退出；他身陷险境时，她又勇敢地挺身而出。

1851年，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，作为自由派代表，雨果组织集会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。镇压随之而来，每当雨果走上街头时，朱丽叶总是站在身侧，随时准备用身体为他挡住子弹。

很快，巴黎大屠杀爆发。有一次，雨果被密探盯上，危急时刻，朱丽叶急中生智，她一把扯上雨果跳上一辆马车，这才躲过一劫。

她为雨果化了装，用假身份办了一份护照，机警地帮助“排字工朗万先生”逃亡到比利时。

后来，雨果这样感叹：“我之所以没被抓走枪杀，活在人间，全要归功于朱丽叶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保护我。”

流亡生活开始了，朱丽叶为雨果租好房子，自己则与他比邻而居。每天，她都会准时为他送上食物和洗好的衣服，让他安心写作《惩罚集》。她的忠诚令人敬佩，当雨果的装满文稿的箱子掉进大海时，她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帮他打捞上来；他重病卧床，她日夜护理，让他重拾健康。

对此，雨果无比感动。虽然韶华早已逝去，但在雨果笔下，朱丽叶依然璀璨如星：“对于我，你不只是女人：白天，你是我的芬芳四溢的花朵；夜晚，你是我的光芒四射的火炬。”

1855年，雨果逃亡到遥远偏僻的小岛，后来，妻子阿黛尔也带着孩子们来到岛上。朱丽叶仍然是他们的邻居，透过窗户，她就能看到雨果一家温馨的生活。在日记中，她这样写道：“两人住所的接近，就是两人心灵的接近，住在你的近旁，看着你家的树，听着你家狗的吠声，真是幸福。”

偶尔，雨果会约她去海边散步，但当雨果一家出行时，她绝不打扰。更多的时候，朱丽叶如往昔一样为雨果抄稿，长篇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《海上劳工》相继诞生。而《悲惨世界》中，那些关于修道院生活的描写，就来自朱丽叶少女时期的亲身经历。

朱丽叶的无私付出，终于让雨果夫人阿黛尔心生敬意，她亲自带着孩子们来拜访，邀请朱丽叶一起聚餐、出游。暮年之时，感受着迟来的家庭温暖，朱丽叶百感交集。

1870年，拿破仑三世垮台，68岁的雨果结束了长达近20年的流亡，回到巴黎。阿黛尔已经去世，在朱丽叶的照料下，他在晚年完成了《九三年》《世纪传说》等重要作品。

就在雨果艰苦创作时，疾病也在蚕食着朱丽叶的生命，1883年，她溘然长逝。遗嘱中，她将雨果赠送的钱财悉数归还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我用一生证明了我爱你。”

巴黎郊外的墓地里，朱丽叶与早逝的女儿为伴，墓碑上刻着雨果曾写给她的诗句：“世界得到了他的思想，而我，拥有他的爱情。”

两年后，雨果追随而去。时间可以检验一切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，朱丽叶留下的近两万封书信还在讲述着这段“美丽的奇遇”，那些泛黄纸页上的情感，炽热如初。

据《恋爱婚姻家庭》潘彩霞/文

张衡不自欺

张衡是东汉著名的天文地理学家，他自小聪明好学，很早就会做文章。后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天文地理，在读书人一心想着做官的年代里，他的身为太守的祖父张堪却显得与众不同，他鼓励张衡进行科学探索。

张衡16岁时想出门游历，目的地是秦汉的发源地陕西。张堪听了非常支持，决定把自己的一匹宝马送给张衡。张衡对祖父说：“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我此次出门不要劳驾车马，要靠自己双脚走出来，或许这样才能得到对自己有用的见识。”自己的孙子有这样的勇气，张堪赞叹不已，嘱咐张衡一定要不虚此行。

半个多月后的一天，张衡走在去华山的路上。半道上一辆马车停在跟前，张衡定睛一看，下车的是自己

的好友陈墨。原来陈墨是去华山游玩，他邀请张衡上车同行，张衡说明了原委，表示不能破坏自己定的规矩，遂拒绝了陈墨的好意。

陈墨说：“此地只有你我，破一次例也无人知晓。”张衡回答说：“如果觉得无人知晓就此破例，就是在欺骗自己。人可以欺骗得了别人，但永远欺骗不了自己。”听了张衡的话，陈墨用钦佩的目光看了看张衡，然后默默地驾车离开了。

之后，张衡徒步走遍了陕西各地，考察了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遗址，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在科学研究上，张衡一直保持着亲力亲为的严谨作风，公元132年，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，开创了世界地震研究的先河。

据《现代家庭报》俞继东/文

